

千吨机

郑宪

我去探望那台千吨机。它不在老闷行了。这样一台硕大机器，发出巨大轰响，城里不再有它位置，吵人，影响静谧环境，所以，被梯度转移到乡下，去金山，一个周围有宽阔绿野的处所。

只是和一个旧物重逢，内心就被冲撞撼动——在一座高厂房里，在远处便听到它的隆隆滚雷声，与盐官观潮相似：涌潮发天际，雷鸣奔近来，心遂逐浪高。到千吨机边，观者被要求戴耳塞，保护耳鼓。我不戴，我要倾听它的真实声音，原始的放肆吼叫。它乌黑的庞大身躯，约四层楼高，六十多吨重，左右一对大齿轮，转起来有节奏地空转嘎嘎，似在诉说自己的传奇：三十多年，烧灼成红彤彤的大轴承，在这机身上一只只锻压滚过，累积滚过四百多万只。三十多年，它庞大的雄姿屹立不倒，锻压能力不减，屐建殊功。

那天回工厂，有人说起这台千吨机。我惊呼：它还没进工厂历史博物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离厂时，已建造八年的千吨机“初具规模”：在锻工车间西部场地挺身而出，仅基坑就挖了近五米深。千吨机安装的子车，车间顶头的行车密集移动：连着几天几夜，造机的主角大师傅徐，耸着瘦弱的肩背，敲着腮帮吹响哨嘴，像神气的指挥官，调度吊装巨大的底座、曲轴、滑块、横梁。其诞生，如一部大的文学作品，而书写作品的人，“作家”的名分没有的——大师傅徐无任何技术职称，但旷世作品愣是出来了：千吨锻压机啊，前无古人。有人说，此前国内造锻压机的能力和水平，400吨到顶。

而我，其时几乎对这台千吨机视而不见，对大师傅徐也排斥。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徒弟是我密友，不能按时满师，满师后工资也比别人少两块，这位密友觉得是奇耻大辱。这事谁做的？师傅做的，嫌徒弟工作拖沓，不铝业务——在不说活不通报的情况下，师傅对自己徒弟“背后下狠手”。徒弟之后坚决离开师傅，不但离开人，还离开厂，从老闷行远走宝钢。那个年代，因为这两块钱，抹不开脸，无法让一个人在此有尊严地立足。他的憎恶，一度也成了我的憎恶。所以，车间主任丁想要我顶这个徒弟的岗位，我一丝不考虑地大声拒绝。

丁之后又为徐找了个“有知识的助手”叶。叶和我一起，会发车间环境落后肮脏的牢骚，还一起吃饭打球，在破旧的车间澡堂里，一起洗去身上乌黑油垢，互相用绞干的湿毛巾搓背。给徐当下手，他立马埋头，不再发牢骚说怪话，一蓬乱发地干活，好像有了使命感：造出千吨机，替换大空气锤，终结危险负重的原始锻打。他们成了绝配，互相满意。

我跟叶讲什么都投机，但说到大师傅徐，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他有真本事。”什么活都自己做，修理机床，自造行车，改空气锤手柄，自造工作母机。扩孔机一开始仿苏式，青岛买回来一台，不合国情，他一摸脑袋，改了机器倾斜度，改被动轮，改得操作的人舒舒服服——想想啊，他只是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啊，天赋加刻苦钻研，让他很早生一头华发。

我满师后，跟了另一位锻工大师傅秦。秦是汽磅榔头上好手，他几乎对什么都不看惯，语言粗俗，骂骂咧咧。因技术高超，总是睥睨一切。我看他在汽锤台上自由王国般锻打拿捏：两根灼热的热铁棒，掌控上下起落的锤击，如节奏多变的音乐，有舒缓，有快速的进行曲，有热烈奔放的打击乐。热铁棒左右前后翻转，变细变长变扁变圆，仅半个多小时，一把玲珑好使乌黑闪亮的铁手钳诞生。秦说这是雕虫小技。再问我，为什么不跟徐而跟他？我说徐造大机器好多年了，车间为他腾出篮球场大的地，至今没竖起个影。我的回答招来秦一顿棒喝：车间北门的工作母机上，没见到正在加工的曲轴大毛病吗？几吨重的

滑块在外厂协作加工，你不知道？丁主任相中你，你不识抬举，“出师没几天，嘴上还没长毛，闲话不要乱讲八讲”。惊我一身汗。后来知道，秦和徐，不仅是一个村出来的“无锡帮”，秦还只服他的“师弟徐”。“他在做大学毕业生不敢做也做不来的事”。那年代讲大学生，胜于今天褒博士后。

锻工车间是个惨烈战场。秦在我读大学前一年，倒在轰鸣灼热的750公斤大空气锤边，一瞬间的事。工友锻打时一个动作失误，碎裂的热锻件从锤头飞出，直插他要害处，一声没哼就倒下。追悼会那天，师弟徐哭师哭秦，那捶胸顿足的痛悔令周围人不忍：千吨机造得慢，来不及替换空气热锻锤，几十年一直贴心贴肺的师兄，竟先走了——便是他的罪。那年，正在调试的千吨机，修了坏，坏了修，补短板，填漏洞，热锻出来的轴承废品一堆堆。自然有刻薄的人说，徐花了厂里多少钱，造出来一坨超级废铜烂铁。

我离开时，千吨机依然在做最后批量生产前的冲刺，完美句号画不上。我进厂八年，第一次，大师傅徐紧握我的手，很用力地晃，“去读大学啊，好好好。你是雄鹰，我们是工厂一辈子的大老粗。”握我的手满是厚茧——他就要过半百了。叶在一边微微讪笑。他不听我劝，在反复权衡后，决定不参加恢复高考后的考试（上海中学毕业的物理基础都在我之上），说：“我要陪他做完千吨机。”“他”就是用狠劲握我手的人。那一刻，他是胜利者。他不止一次对其他人宣示：矮矮婷婷的叶是他身上“连着筋的肉”，一言一行，心领神会；谁也抢不走，他们彼此不分离。

我在走之前，还参加了车间最后一个会，车间主任丁，代表厂领导，奖励了徐一张9英寸黑白电视机购买证，以此激励千吨机“去夺取最后的胜利”。一阵稀落掌声响起。

过去的日子，照见我曾经的浅薄；漫长的历史，可以佐证和认定一件事的价值。我几十年后回工厂，才发现，那千吨机，历一代复一代岁月后，依然精神抖擞在服役，柴油厂的大号轴承由它包打天下；柴油机轴承，铁路轴承，风电轴承，特大型轴承。

“活化石”级别的千吨机，轰隆隆隆隆响了几十年。

机器在，但离去的已远去，留下一堆感怀和沧桑。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除实地探望了这台千吨机外，还去探望了个女人——造千吨机的人已不在了，她在女人。当年我要离开时，已感传这段不被所有人看好的爱情故事，说大师傅徐，事业不顺却情场得意。他要娶的女人，小他14岁——当年阿琴是个靓丽女人，车间整料班班长，38岁，要嫁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他们都二婚。阿琴把家里煮的红烧肉洋葱炒鳝丝，带到厂，在千吨机旁的攻关小屋，勾出菜给老徐吃，他嗷嗷叫好。据说，阿琴前一个男人，是个不干活的花花公子，后来她找人的条件，就是“闷头干活聪明人”。她听别人讲徐的坏话就来气——便是另一种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三十多年过去，阿琴已成一个瘦小佝偻的女人，但红红的脸上尚留韵味。阿琴说，老徐能把一台大机器整出来，她则听不懂一句造机器的话，但这绝不影响他们下半辈子的夫妻浓情。大师傅徐四年前离开她时，不屈人瑞，也得来寿。再忆及十年前，即将从厂里退休的叶来电，说千吨机已迁徙落户到金山，厂领导恭请他们去做“最后探望”，老徐一口回绝；不见，见了要想起自己一个村的好师兄秦——人老了，禁不住睹物思人。叶怏怏，遂不再联系。令人很痛的巧合，则是叶也在徐离世那年，一场突如其来凶猛的病，摧其早逝。一对师徒，两个功臣，不一样的年龄，携手同逝。至于我，也曾渴望找叶话旧，听他鼓吹千吨机在我离厂后的辉煌和骄傲，却是永远不能了。

那日，阿琴将一本四年前老徐追悼会上的签到簿翻出，一页页给我看，上有一行黑黑楷书：“留得丹心照汗青”。说徐很小时读过私塾，很喜欢这句，远行前，他吃力地一笔一笔写下这几个字。她后来就把这句话，挂在他的遗像上方。

而据我所知，莫说青史不留名，就是厂史，也未有徐的姓。

但千吨机，很争气地，还在不歇地轰隆隆隆隆转。

一种肃穆，一种沉重的感恩，从心底油然而升起。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仅次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这座仿欧洲式的建筑坐落在纽约市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上，背靠中央公园开阔的绿地，吸引着蜂拥而至的各国游客。今年是它成立150周年。

布鲁克·阿斯特（Brook Astor）的童年是随外交官的父亲在中国北京度过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时时萦绕在她的心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都会博物馆要扩大远东艺术展馆区，身兼基金会董事、远东艺术馆部展览委员会主席的阿斯特夫人向博物馆提出，愿出天价（open budget）在馆内二楼建一座中国庭院，与蔚为壮观的埃及丹德神庙真迹遥相对应。

那么找谁去设计这样一个中国古典庭院呢？我父亲作为“中国园林第一人”，因他的第一本著作《苏州园林》而蜚声海外；旅居美国的表哥六十年代就听说哈佛大学图书馆有《苏州园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顾问方闻教授，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及美国的一些建筑艺术界的有识人士在经过了一番审慎讨论后，不约而同地说：“去中国请陈从周。”

1977年初秋，我因母亲甲状腺马上要手术，从吉林回来照料家务，同时复习功课，“迎战”高考。

那日父亲一如曩昔，早起绘画题字。母亲从菜场买菜进门，为他泡了一杯浓茶，端上大饼油条豆浆早点，又匆匆去不足四平方米的厨房，赶在别家前准备午饭了。那时我家还没有私人电话，上海市外办通过同济大学找来，说是美国来人有“公事”要商洽。“美国来人？”这使母亲有几分担惊受怕，三户合居的蜗室无颜接待外国客人，说：“先生，这不行，得赶快去学校找个房间。”说时迟那时快，方闻先生已在外办人员的陪同下上来了，所以他们的第一次短促见面是在陈旧、爬满尘土的楼梯口，随后才去了锦江饭店。

在锦江饭店，方闻先生提出了一个多年盘旋在他脑际的念头：“我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集了一些中国明代家具，一直想把它们陈列出来，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大都会博物馆能提供的场地有限，不足五百平方米。父亲马上想到了苏州网师园，这个被他誉为“苏州园林之小园极则，以少胜多的典范，园内虽无太多的建筑山石，却‘淡中有味’，足可表现造园家的独到匠心”。

父亲接言：“明代家具当然要放在明代建筑里面。”

“可是我在美国上哪儿去找明代建筑呢？”

父亲哈哈大笑：“这个容易，我给你找个现成的苏州网师园，你把它移到美国去，就都解决了。”

方闻先生不禁喜上眉梢。父亲继续着他的话题：“我们称家具为‘屋肚肠’，建筑再美，配不上好家具也是枉然，为了满足‘金屋藏娇’，必定要配园林，故曰‘明轩’……”

在选用材料方面，父亲认为主要建筑的木柱用楠木，此木耐腐，硬度高，木纹细腻，不上漆，符合古园林风格，其他用银杏、香樟，可启动苏州陆墓御窑（1796年乾隆在紫禁城营建苏式园林所用砖瓦出此），由熟练匠师烧古瓦青砖；用苏州虎丘太湖石，此石多骨空透感，为假山上品，略植竹蕉分翠庭园。他还建议在苏州先做一座1：1比例的“明轩”，对方满意后，再将完成的所有构件，用集装箱船运至纽约，由经验丰富的苏州古建筑公司技术人员安装。父亲的这番至纤至悉、虑无不周的计划使方闻教授心悦诚服。

次日，他们驱车同赴苏州网师园。父亲对方闻先生说：“目前保存下来的明代园林主要集中在苏州，网师园做到了‘小有亭台亦耐看’，得体，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方闻先生细观一廊一窗，一石一水，颇有同感，频频点头。他们在网师园西部“殿春簃”驻足甚久，这小轩三间，复带一书房的小巧精致布局，院中的竹石梅蕉在粉墙的烘托下，微阳淡照，宛如一幅浅色画面，方闻先生的视线被紧紧地扣住了。

父亲又云：“苏州诸园，此园构思最佳，盖园小‘邻虚’，顿扩空间，透字之妙用，用在大都会博物馆最合适。”见方闻心神专注不放过一草一木一建筑，父亲笑说：“我以文学作品拟之，正北宋晏几道《小山词》之‘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建筑无多，山石有限，其奴役风月，左右游人，若非造园家‘匠心’独到，不可臻此。”

“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陈兄说得真好！”方先生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为结识这位博识多才的陈从周而庆幸，他们成了好朋友。

“造园有法而无式”，以情造园，非仅为造园而构园。将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推移至美国的另一原因连着张大千师及父亲受教良忘的忘年之交叶恭綽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三位名人分居在网师园的殿春簃，他们是张大千、张善子和叶恭綽，住宅叶恭綽先生住着，花园部分是张大千和二哥哥善子先生住的，善子先生养虎于此。殿春簃是大千先生的画室，每年春末，一园芍药盛开，先生不胜收，当年大千先生的许多精品之作皆绘于此。五十年代初，父亲每进入网师园都会勾起他对老师和友人的思念，那因长期失修，颓垣断壁，丘壑独存，人去楼空的名园使他久久地低徊，不忍离去。1958年，父亲向苏州市长李芸华建议，要抓紧修复网师园，还其真貌。蒙他同意，此工程由秦泰东负责，当年就完工了。父亲将好消息告知远在北京的叶恭綽先生，叶老写了一首《满庭芳》，以“西子换新装”颂网师园重放光彩。所以，1977年父亲要将殿春簃移建彼岸，亦非偶然，这园确实是经名人题过的美名园入选。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致信中国国家文物局请求帮助建园。1978年5月26日，国家建委下发文件：“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仿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建造一座中国庭院。”

继而便是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之季，父亲作为“明轩”设计工程顾问，仆仆风尘，往返于京苏沪。他指导苏州园林古建筑公司出设计图纸及模型，在苏州东园以1：1的比例建起了“明轩”的孪生姐妹，供美方来参观。



中国园林渡重洋

陈馨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是我有所新意的模仿……”
——陈从周

父亲给母亲一函，盼她前来苏州小游，也算是感念妻三十多年来患难相助，终于苦尽甘来：

定：我已于昨日到苏州，学校电催南返，因美国之园急于出图，国家建委通知同济也。我住在苏州饭店208号大房间，只住一人，高级设备。我要下月十天左右才可回家，期间你如有兴来苏玩，陈丰愿意来玩皆有住。我白天在网师园工作，有信写到苏州饭店208或苏州带城桥网师园设计室亦可，身体很好。最好来前天写信通知我哪班来，我到车站接您，车站下，四路车到人民医院转2路到网师园，苏州饭店在网师园隔壁，在友谊路。

从周 七八、九，廿九日

可母亲那时已患白内障，视力大减，除了几处天天走熟的路，已是难独自远行了，终也未去成吴门。

父亲推荐了学生邹宫伍一起负责工程技术，他为那张珍贵黑白照片题词：“卓犖群英，婆娑一老，余几忘迟暮矣。1978年国庆与王祖欣、邹宫伍同摄于网师园纽约博物馆庭院 从周”，是师生亲密合作同心协力于“明轩”的前期工程之历史见证。其间，也闻南京工学院参与了“明轩”设计方案的角逐。

苏州东园内的“明轩”造在长30米，宽不足20米的空地上，入门是“别有洞天”月洞门，“冷泉”亭倚西墙立，曲廊迂回于北壁，人工冷泉清水流，玲珑湖石亭侧竖，竹梅芍药园内植；主建筑“明轩”厅三间，内仿明式红木家具摆设有序。在网师园紧张工作的十多天中，父亲触景感怀借诗言：“城东十日小勾留，信步网师作暂游。我为名园曾作主，苔痕分绿到西洲。”

同年11月初，父亲应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邀，前往筹建中国庭院，在北京他给母亲一函：

定：清晨依依惜别，九时上机，平静舒适，初阳普照，田畴城郭，瞭然奇景也。十时半到京，寓外事局，招待所阜外大馆，早六号二天学习，六日晚十时飞美经瑞士，一日临行前，大衣未带，将来路乘杰到京，托他带京，我已函告老路。身体好，小明住重庆南路30弄8号。

从周 七八年十一月四日午

父亲更觉日不暇给了。“照明灯应隐，装饰灯宜显，形式要与建筑协调”，是他的造园思想之一，至于挂何处，也不可轻举妄动，要不失自然。

春暖花开的1979年5月，父亲陪阿斯特夫人与美国专家参观苏州东园“明轩”，个个喜形于色，赞不绝口，夫人说：“我又回到了童年时游过的江南庭院。”

1979年7月12日，父亲接方闻教授函：“从周公如晤：弟于6月15日自京返美，将利用暑期改写展览目录论文，聿铭兄书画礼物已转达，勿念。附上纽约时报所印照相二，第七、八月间多在晋校，来信可寄晋校或舍间地址……方闻 7月3日。”

12月5日，“明轩”开航启程，越太平洋，绕墨西哥湾，经大西洋，于纽约港登岸。二十七名身着蓝制服的苏州园林古建筑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偕“雅当斯”旅馆，食中国厨师烹调之饭菜，工作于大都会博物馆，将一砖一瓦，一椽一柱，一石一石细细打磨。工程时间达四月有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建筑园林的雅洁古朴、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

“明轩”安建在长30米、宽13.5米、高7米的内墙中，周以江南园林粉墙处理法，入门可达主建筑，月洞门“探幽”，入门“雅适”，银杏木制作的横匾“明轩”，集文徵明书法。厅的梁柱用的是四川眉山山产的高质楠木，飞檐、柱础造型与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如出一辙；厅内陈列着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红木家具。接主厅有一曲廊，倚墙而伫，隔以粉墙，间以漏窗，宛如窗花；移步凭栏，小园景色映入眼帘，得静观之趣；对景一轻巧半亭名“冷泉”，墙隅凿一微池，点少许山湖水，数尾小鱼欢游，其意是园虽无池水，却予人以全园水源贯穿感；地面以青砖、玉道砖仄铺，似有波光粼粼，高低错参，有层次，显自然；园中植佳木修竹若干，沿墙芭蕉滴翠，一太湖石玲珑剔透。由于屋顶大玻璃采光好，无论是风雨晦明，还是斜阳一抹照，“明轩”皆能一如父亲所云：“处处有情，面面生意，小有亭台亦耐看。”

方闻先生写《明轩》一书，开卷题：“从周老兄，谢谢你高明的指点。”

1980年6月，“明轩”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园林首次走出国门，与世界分享中国古典园林典雅含蓄之美。中外文化交流由此多了一个新篇章。

这四十年来，我多次赴“明轩”，有1987年遵父命而去，有2017年偕儿肖定瑜同行，也有与朋友共游的，每次都是乐而忘返，都会想到父亲，想到当年的那些往事……

环视了一下现场后，言：“此既无俗者屏之，也无嘉者收之。”方闻先生说：“陈兄，我们给你出难题了。”父亲略思，云：“苏州园林大部分为封闭式，园外无可‘借景’，因此园内尽量采用‘对景’的办法，其实‘对景’与‘借景’却是一回事，‘借景’是天然山水之连，‘对景’用的是人工造景，‘明轩’设计要用‘对景’法处理。”他将苏州园林的封闭局限性，与见天不见日的馆内造园作了比较，使在场的美方人员更进一步地明白了自己的设计思想。

父亲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会了该校建筑系、艺术系（方闻）与中文系（牟复礼）的三位主任，聊到凉月半弯时才依依而别。翌日午，方、牟两教授又邀父亲去牟复礼寓所画画，父亲卷袖挥笔，画兰竹石松。牟夫人是扬州人，正如“他乡遇故知”一样，以家乡三丁包、炒干丝招待。

回国的途行仍是瑞士转机，逗留之际，父亲为他的爱妻买了一块瑞士梅花牌手表，小巧精致。这是我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手表，她清泪盈盈，言语哽咽，才戴上，又取了下来，最后还是给了我。她说：“我天天在厨房烧洗，会把表弄坏的。”

1979年4月方闻先生致二函至同济：

从周吾兄，此晤别来月余，1月3日宠赐直幅一轴，笔墨淋漓，兄之弟之察物也。予聿铭兄及牟复礼兄“扬州园林概论”一文已转达，博物馆建筑三师（Kevin, Roche, John Dinkelee为在馆负责建筑公司主持人），将于五月初来美，弟一行陪大夫夫人，约于五月廿三日到苏州，届时想前聚也，望费神安排，有何需要请早告为便。此祝

弟 方闻 4月1日

从周吾兄：聿铭兄昨日来电话，谓星期日飞北京，已有信报吾兄，不知匆匆能得见否？五月八日都会博物馆建筑师三人到苏，吾兄难免费神，想应一番。最要问题有二：一为围墙以上空墙之处理；二为照明问题，照明灯不现，照明外当另有日式灯笼一套以备夜游场合也。亚大夫夫人照想已送园林管理处，一切劳神，容当面谢！敬安

弟 方闻 4月12日

筆會

水巷

(油画)

吴冠中



「文匯筆會」
微信二維碼